

父与子

Fathers and Sons

[俄] 屠格涅夫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父与子

Fathers and Sons

[俄] 屠格涅夫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与子/(俄)屠格涅夫著;求石等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第1辑)

ISBN 7-80179-459-1

I. 父... II. ①屠... ②求...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821 号

父与子

译者: 求 石

责任编辑: 子 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88

字 数: 72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59-1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怎么？彼得，还没看见？”问话的是位四十岁左右的贵族老爷。这会儿，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他光着头，穿着落满尘土的大衣和方格纹裤，正从某某公路上一家客店走出来，站在低矮的小台阶上，跟他的听差，一个下巴上长了些浅白色柔毛，两只小眼睛浑浊无神的小伙子讲话。

听差的一切：无论是他耳朵上绿松石耳环，还是擦了油的杂色头发，以及文雅的举止，总之，一切都显示出他属于崭新的、进步的一代。他敷衍了事地向路上望了望，回答道：“一点儿影子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看不见吗？”贵族老爷重复问道。

“什么也看不见。”听差又回答了一句。

贵族老爷叹了口气，便坐在了一条小板凳上。现在，我们趁他盘腿坐着，沉思地向四周张望的时候，向读者们介绍一下他。

他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在离这个小客店十五俄里^①的地方，他有一处有二百个农奴的上好庄园，或者，按照他同农民们划清地界、建立起“农庄”以后，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一处有两千俄亩^②的田产。他的父亲——一位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的将军，是个识字不多的粗人，但是人不坏，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他一生都在辛劳奔波，起初做旅长，后来任师长，经常驻扎在外省，在那里凭借自己的官职，他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生在俄国南部，同他的哥哥巴维尔（以后会谈到他）一样，十四岁以前一直在家里受教育，周围尽是些庸俗的家庭教师，举止随便、却又奴颜婢膝的副官和其他联队以及司令部的军官们。他的母亲，出身于科利亚津家族，出嫁前叫阿嘉特^③，当了将军夫人后改称阿加福克列娅·库齐米尼什娜·基尔萨诺娃，成了名副其实的“司令太太”。她戴着华美的帽子，穿着窸窣窸窣作响的绸缎衣服，在教堂里总是第一个走到十字架前，她讲起话来声音响亮，而且说个不停。孩子们照她的吩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每天

① 一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注。

② 一俄亩等于1.09公顷。——译者注。

③ 此处原文为法语：Agathe。——译者注。

晚上接受她的祝福——总而言之，她过着舒心的生活。作为将军的儿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仅没有一点儿勇敢之举，甚至还落下个“胆小鬼”的绰号——可是，他也必须像哥哥巴维尔那样去入伍当兵。然而，恰好就在他得知任命消息的那天，他跌断了腿，于是，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后，他便一辈子都成了“瘸子”。父亲不再对他抱有什么希望，让他去做文官。等他年满十八岁以后，他带他到彼得堡，安排他进了大学。正好这时他的哥哥做了近卫军一个团里的军官。两个年轻人开始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的表舅伊里奇·科利亚津是位大官，虽然能够照看他们，但鞭长莫及。父亲回到了他的师里和妻子在一起，偶尔给儿子们来封信，灰色的大四开纸上，涂满了一个个粗大的公文体字。这些四开信纸的末尾处是他费力地用“花边”围起来，十分显眼的签名：“彼得·基尔萨诺夫，少将”。一八三五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基尔萨诺夫将军由于阅兵中出现差错而退伍，携妻子去彼得堡定居。他在塔夫里切斯基花园附近租了房子，并加入了英国俱乐部^①，但是却突然间死于中风。阿加福克列娅·库齐米尼什娜很快随他而去。她过不惯首都沉闷的生活；退职闲居的日子使她郁郁寡欢，愁苦而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在父母在世时便爱上了他从前的旧房东、官吏普列波洛维恩斯基的女儿，这件事颇使父母伤心。她很漂亮，一般说来还是个很有教养的姑娘，喜欢读杂志上《科学》专栏里的严肃文章。服丧期一满，他就娶了她，并辞去父亲为他在皇室地产局里谋到的职位，带着他的玛莎过起了快乐的日子。起初他们住在林学院附近的别墅里，后来搬进城里一所很讲究的小住宅，楼梯很干净，但客厅有些阴凉，最后到了农村。他在那儿最终安顿下来，又很快有了儿子阿尔卡沙。年轻夫妇的日子很美满、安宁。他们几乎从未分离过，一起读书，一起用四只手弹钢琴，一起唱二重唱歌曲。她种花，照管家禽；他偶尔去打打猎和料理家产。阿尔卡沙也一天天长大了——长得又漂亮又宁静。十年的时光像梦一样逝去。一八四七年基尔萨诺夫的妻子辞世而去。他勉强经受住了这一打击，几个星期的工夫，他的头发全白了。本来他打算去国外散散心……可是，一八四八年到来了。他只好回到乡下，很长时间过着疏懒的生活，后来便开始了经济改革。一八五五年他送儿子进大学，同儿子一起在彼得堡度过了三个冬天。他几乎

^① 英国俱乐部：高官显贵夜晚消遣之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源于英国。俄国第一家英国俱乐部出现于1770年。

从不出门，只是尽力结交阿尔卡沙的那帮年轻朋友们。最后一个冬天他没法再去彼得堡——于是在一八五九年五月我们见到了他。他头发花白，开始发福，背有点驼，正在等候像他从前一样得到学位回家的儿子。

那个听差因为礼节的缘故，也许是不想站在老爷面前，便来到门口抽起烟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低下头，注视着一级级破旧的台阶，一只肥大的花雏鸡正顺着台阶走来走去，黄色的大鸡爪用力地敲打着阶面；一只脏乎乎的猫蜷曲着身子趴在栏杆上面不怀好意地看着它。烈日当头，客店里阴暗的过道中散发出一股烤热的黑麦面包的气味。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陷入了沉思。“我的儿子……大学学士……阿尔卡沙……”这些字眼在他的头脑中不停地转来转去，他试图去想点别的事情，可是又回到这些念头上。他想起了过世的妻子……“她没能活到这一天啊！”他痛苦地喃喃自语道……一只灰色的胖鸽子飞到路上，急匆匆地奔向井旁的小水洼里喝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注视着它，可是，他的耳边已经传来了渐渐驶近的车轮声。

“好像是少爷来了。”听差从大门口过来报告说。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起身凝神向大路望去。一辆驾着三匹驿马的四轮大车出现了。四轮大车上一闪一闪地晃动着大学生制帽的帽圈儿和他熟悉的、亲爱的面孔的轮廓……

“阿尔卡沙！阿尔卡沙！”基尔萨诺夫喊了起来，一边挥动着双手跑向前去……一眨眼的工夫，他的双唇已经贴在了年轻学士没有胡须、落满尘土、晒黑了的脸颊上面了。

二

“让我先抖掉身上的灰土吧，好爸爸。”由于旅途劳累，阿尔卡沙回答父亲的爱抚时，嗓音有些嘶哑，但仍旧是年轻人的声调，充满了快乐，“我都把你给弄脏了。”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边怜爱地笑着重复道，一边用手在儿子制服大衣领子和自己的大衣上拍了两下。“让我看看你，好好看看，”他挪开几步接着说，又立刻快步走进客店，叫道，“这边，把马赶到这边，快一点儿。”

显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比他儿子激动得多，他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有些胆怯。阿尔卡沙止住了他。

“好爸爸，”他说：“让我介绍你认识一下我的好朋友巴扎罗夫，我已经在给你的信中多次谈到过他。他真好，竟然肯来我们家做客。”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立刻转身走近刚从马车上下来的高个年轻人，紧紧地握住了他没戴手套的、通红的手。而这位穿着肥大的缀有穗子的长大衣的年轻人，却没有立刻把手伸给他。

“非常高兴。”他开口说道，“并且衷心感谢您的来访，希望……请问您的名字和父称？”

“叶夫盖尼·瓦西里耶夫。”巴扎罗夫回答道，疏懒的声音中透出一股刚毅。他翻下大衣领子，向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露出了他的整个面孔。这是一张瘦长脸，宽宽的前额，上平下尖的鼻子，一双淡绿色的大眼睛和下垂着的淡茶色的连鬓胡子。他平静地微笑了一下，于是他的面孔立刻充满了生气，显示出自信和智慧。

“亲爱的叶夫盖尼·瓦西里耶夫，希望您在这里不会感到无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说道。

巴扎罗夫薄薄的双唇微微抖动了一下，但他什么也没回答，只是抬了一下他的制服帽子。他深黄色的头发又长又密，但仍遮盖不住那高高隆起的额头。

“那么，阿尔卡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又转身对儿子说，“现在就套马吗？还是你们先休息一下？”

“回去再休息吧。好爸爸，让他们套马吧。”

“就好，就好。”父亲应声答道，“喂，彼得，听见了吗？快去准备，我的伙计。”

彼得是个训练有素的听差。他没有去吻少爷的手，只是远远地鞠了鞠躬，便重又在大门口消失了。

“我这里有辆四轮马车，不过，也给你们的马车预备了三匹马。”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唠叨着。这时，阿尔卡沙正在用客店女老板拿给他的铁勺喝水，巴扎罗夫则吸着烟斗，朝卸马的驿站车夫走去。“我的马车上只有两个座位，不知道你的这位朋友怎么样……”

“他还坐我们那辆三套车，”阿尔卡沙小声地打断了父亲的话，“你不用和他客套。他是一位少见的出色的人，非常朴实——你会看到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马车夫牵来了马。

“喂，麻利点儿，大胡子！”巴扎罗夫对驿站车夫说。

“听见吗，米丘哈，”另一个站在一边，把两手插进皮袄后背破洞里的驿站车夫应声说道，“少爷是怎么叫你的？没错儿，你真是个大胡子。”

米丘哈只是晃了晃帽子，然后将那匹流汗的辕马身上的缰绳卸了下来。

“快点儿，快点儿，伙计们，帮帮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喊道，“有伏特加酒喝啊！”

一会儿工夫马就套好了。父亲和儿子坐在四轮马车里；彼得爬上车夫的座位；巴扎罗夫跳进三套车，一头扎在皮枕上——两辆马车便疾驶而去了。

三

“那么，你终于成了一位学士，回家来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着，一会儿拍拍阿尔卡沙的肩膀，一会儿拍拍他的膝盖。“终于回来了！”

“伯父怎么样？身体好吗？”阿尔卡沙问道。尽管他此刻充满了真诚的、孩童般的喜悦，他却想快些将话题从激动的情绪中转 to 日常琐事上来。

“他还好。本来要和我一起来接你，可是不知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

“你等了我很长时间吗？”阿尔卡沙又问。

“是啊，大概有五个来小时吧。”

“我的好爸爸！”

阿尔卡沙兴奋地转向父亲，响亮地在他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悄声笑了。

“我给你准备的那匹马多好啊！”他说，“你一会儿就看见了。你的房间也糊了壁纸。”

“有巴扎罗夫的房间吗？”

“会有的。”

“好爸爸，请好好待他。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是多么珍视他的友谊。”

“你不久前认识的他吗？”

“不久前。”

“怪不得去年冬天我没见到他呢。他是研究什么的？”

“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真的，他什么都懂。明年，他想去行医。”

“噢！他读的是医学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完，沉默了一会

儿。“彼得，”他又说着把手伸出了车外，“那边大车上是咱们村的农夫吗？”

彼得朝着老爷指的方向看去。几辆大车顺着窄窄的乡间土路疾驶而去，驾车的马都被卸掉了衔子。每辆大车上坐着一两个敞着怀、穿着皮袄的农夫。

“是咱村的。”彼得嘟囔了一句。

“他们这是去哪儿？进城吗？”

“看样子是进城。去酒馆。”他轻蔑地补充道，又微微侧身转向那个驿站车夫，好像要求他的赞同似的。然而，那个驿站车夫毫无反应。他是个信守老习惯、对新观念不感兴趣的人。

“今年，这些农夫给我找了不少麻烦。”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对儿子说，“他们抗租。你能怎么办呢？”

“那你对自己雇来的长工满意吗？”

“他们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话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他们被人唆使坏了，我可倒了霉。唉，干活一点儿也不卖力气，还弄坏马具。话又说回来，他们耕地还可以。慢慢熬吧，一切总会好起来的。你现在想管理家产吗？”

“家里没有阴凉的地方，真是难受。”阿尔卡沙换了一个话题，避开了父亲刚才的问话。

“我在凉台上北面用布搭了一个大凉棚，”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悄声说，“现在，咱们可以在外面用餐了。”

“那不是和别墅差不多了吗……其实，这都是些小事。何况，这里的空气多么好啊！多么诱人的清香！真的，我觉得，世上任何地方的空气都比不上这里诱人的清香啊！而这里的天空也……”

阿尔卡沙突然住了口。他斜眼看了看车后，沉默了。

“当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你生在这里，你就总是觉得这里有些特别……”

“嗯，爸爸，反正一样，哪里不生人呢。”

“可是……”

“不，这反正都一样。”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从侧面端详起儿子来。马车又走了大约半俄里以后，父子间才又聊了起来。

“我忘了写信告诉过你没有，”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口说道，“你以前的奶娘叶戈罗夫娜过世了。”

“真的吗？可怜的老太太！那个普罗科菲伊奇还活着吗？”

“活着，还是老样子，唠叨个不停。总之，在玛里伊诺你看不到大

的变化。”

“你用的还是那个管家吗？”

“我已经换了管家。我决定给那些赎了身的农奴以自由，或者至少委派他们任何职位，如果也算职位的话。（阿尔卡沙用眼睛示意了一下彼得。）他是真正自由的。”^①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不过，他是个侍从。我现在的管家是个小市民，一个能干的小伙子。我一年给他二百五十卢布。况且，”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说着，同时不停地用手揉搓着额头和眼眉，这是他内心发窘时的惯常动作。“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你在玛里伊诺看不到任何变化……这不完全对。我想，我应该预先告诉你，虽然……”

他顿了一会儿，再开始说时已经讲起法语来了。

“严厉的道学家会指责我的坦白，但是，第一，这不该隐瞒；而第二，你知道，对于父子关系我始终有着特殊的原则。并且，你当然有权评判我。在我这样的岁数……一句话，这位……这位姑娘，你可能已经听说过……”

“费涅契卡吗？”阿尔卡沙脱口问道。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脸一下子红了。

“请别这样大声地叫她的名字……嗯，是的……她现在住在我这儿。我在家里给她安排了住处……有两间小屋。当然，这都是可以改变的。”

“得啦，爸爸，何必呢？”

“你的朋友要在我们家里做客……不太方便……”

“你是说巴扎罗夫吗，你不用担心，他对所有这类事都能理解。”

“还有，你总算回来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道，“真是糟糕，家里的那间小厢房太破了。”

“别这样，爸爸，”阿尔卡沙接过父亲的话头说，“你好像在道歉，多不好意思。”

“当然，我是该不好意思。”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答道，脸更红了。

“够了，爸爸，够了，可以了！”阿尔卡沙柔声笑了起来。“有什么好道歉的呢！”他暗自想，感到有一股对慈祥、软弱老父的体谅和柔情，夹杂着某种隐秘的优越感，洋溢在他的内心。“请别再说了，”他又重复了一句，同时不由自主地欣赏起自己思想的成熟和自由。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透过揉搓着脑门的手指看了他一眼，心里不知为什么有些刺痛……但是他立刻就责备起自己来。

^① 此处原文为法语：Il est libre, en effet.

“看，这就到咱们家的田地了。”他沉默了好长时间以后开始说道。

“那前边就是咱们的树林吗？”阿尔卡沙问道。

“是的，是咱们的。只是，我刚刚把它卖了。今年，人家就要伐木了。”

“为什么你要卖掉它呢？”

“需要钱。况且，这片地也要分给那些农夫的。”

“分给那些抗租的农夫吗？”

“这已经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何况，他们总有一天要交租的。”

“这片树林太可惜了。”阿尔卡沙说完便向四周望去。

他们驶过的这片地方称不上风景如画。一片片田野相连着伸向天边，此起彼伏；有的地方出现一片不大的树林，沟壑纵横，长满了稀疏、低矮的灌木，很像叶卡捷琳娜时代老式平面图上的景象。一路上他们走过一条条河岸被冲刷严重的小河，一个个堤坝狭窄的小池塘，到处是些黑乎乎、几乎一半屋顶都坏掉了的低矮木屋的小乡村和空荡荡的打谷场上用枯树枝编成墙、大栅门已经脱落的歪斜的打谷棚。那些教堂，有的是砖砌的，墙上泥灰剥落；有的是木造的，十字架倾斜，墓园破败。阿尔卡沙的心渐渐抽成一团。像是故意似的，他们遇见的那些农夫都穿得破破烂烂，骑着劣马；路旁的爆竹柳，树皮被剥，树枝被折，如同破衣烂衫的乞丐；长着一身乱毛的瘦弱母牛，好像饿坏了似的贪婪地咀嚼着沟旁的青草，仿佛它们刚刚逃离某些凶残的魔爪。于是，明媚春天里这些软弱动物的可怜样子使人们想起凄凉、漫长、满是暴风雪和严寒的冬季的白色幽灵……“不，”阿尔卡沙想道，“这是个穷地方，它一点也显现不出富裕和勤劳；不能，不能让它这样下去，必须改革……可是，怎样来进行，从哪里着手呢……”

阿尔卡沙陷入了沉思……当他沉思的时候，春天却正在显露生机。周围一片金黄、碧绿，在暖洋洋的微风轻拂下，森林、灌木丛、草地，一切都在深深地、温柔地波澜起伏，闪闪发亮；百灵鸟响铃般的歌声到处不绝于耳；凤头麦鸡一忽儿鸣叫着在低矮的草场上方盘旋，一忽儿静静地飞掠过一个个草墩；幽然漫步的白嘴鸦在还没长高的春播作物那柔柔绿色的映衬下，越发显出它黑的美丽，它们隐没在微微发白的黑麦田里，已经成了白色，只是偶尔在烟色的麦浪中露出一露头。阿尔卡沙看着看着，他的愁绪渐渐地减弱、消失了……他脱掉身上的大衣，那么快乐，那么孩子气地看着父亲，父亲便又拥抱了他。

“这会儿已经不远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瞧，上了这座山就能看见宅院了。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阿尔卡沙，如果你不觉得无

聊，你就帮我管理一下家产。我们现在要多多接近，互相好好了解，对吗？”

“当然啦。”阿尔卡沙说，“可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还不是因为你回来了，我的心肝儿。真的，真是春天里最好的一天。可我还是同意普希金的说法。还记得《叶夫盖尼·奥涅金》中是怎么说的吗：‘你的来临使我多么惆怅，春天！春天！恋爱的季节！怎样的……’”

“阿尔卡沙！”三套车里传来巴扎罗夫的叫声，“给我一根火柴，我这什么点烟的东西也没有。”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住了口，阿尔卡沙听着他的话，有些吃惊、又有些同情，他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火柴盒让彼得拿给巴扎罗夫。

“要不要来一支？”巴扎罗夫又喊道。

“来一支吧。”阿尔卡沙应声说道。

彼得回到四轮马车上递给他银火柴盒和一支又粗又黑的雪茄烟。阿尔卡沙马上吸了起来，于是他的周围立时充满了浓烈、辛辣的陈年烟草的气味，使得从没吸过烟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由自主地把鼻子转向一边，不过，他怕儿子见怪，做得不露声色。

一刻钟后，两辆马车停在了一座新修的木制房屋的台阶前，房屋刷成灰色，房顶是红色的铁瓦片。这就是玛里伊诺，也叫“新村”，或者照农夫们的叫法，“穷乡”。

四

台阶上并没有成群的仆人迎接主人的到来；只有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小姑娘出来，跟在她身后从房里出来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模样很像彼得，穿着一件有白色徽章纽扣的灰色仆人制服，他是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的听差。他默默地打开四轮马车的小门，又摘下三套车的挡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父子和巴扎罗夫一同穿过黑乎乎、几乎空空如也的厅堂来到已经照新时尚修缮的客厅，只见一个年轻女人的面孔在厅堂里闪了一下。

“瞧，咱们到家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着，摘下帽子，甩了甩头发，“现在最主要的是吃饭、休息。”

“真的该吃顿饭了。”巴扎罗夫应声说道，伸了个懒腰便坐到了沙发上。

“是的，是的，咱们来吃晚饭吧，马上就吃！”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无缘无故地跺了几下脚。“瞧，正好普罗科菲伊奇来了。”

进来的人大约有六十来岁，白发、瘦削、黝黑，穿着一件有铜纽扣的褐色燕尾服，脖子上打着玫瑰色的领结。他咧嘴笑了笑，走近去吻阿尔卡沙的手，又向客人鞠了鞠躬，然后退到门旁把两手背到身后。

“普罗科菲伊奇，你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口说道，“他总算回来了……什么？你看他怎么样？”

“再好不过了啊，”老头说着，咧嘴笑了笑，却又立时皱了皱他那两道浓重的眉毛，“您这就吩咐开饭吗？”他正色道。

“是的，是的，开饭吧。您要不去先去趟房间，叶夫盖尼·瓦西里耶夫？”

“不，谢谢，不必了。只要叫人把我的行李和这件衣服拿到房间里就行了。”他说着，脱下了身上的粗布大衣。

“很好。普罗科菲伊奇，把他的大衣拿走。（普罗科菲伊奇仿佛有些疑惑地双手接过巴扎罗夫的大衣，高高地举过头顶，蹑着脚走开了。）阿尔卡沙，你要不要去一下你的房间？”

“要去，该洗一洗的。”阿尔卡沙答应着，正要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客厅里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人，身着英式服装，打着时髦的低领结，脚上是闪亮的短腰漆皮靴，这就是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看样子他有四十五岁左右，他那一头灰白短发梳理得闪着青光，如同崭新的银器；脸色泛黄，但却没有一条皱纹，出奇地匀称、清纯，似乎经过精巧的美容处理，显示出惊人的英俊；特别是那双明亮、乌黑、又圆又长的眼睛。阿尔卡沙伯父的一切特征，优雅、贵族式的高贵仪容，都保持了青年人的挺拔体态和超凡脱俗、一心向上的追求，这种情形在二十年代以后大都消失了。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伸出插在裤兜里的手，他那蓄着粉红色长指甲的漂亮的手，在雪白的扣着个大蛋白石纽扣的袖口衬托下，愈加显得漂亮。他把手伸向侄子，先完成了一个欧洲式的握手^①，然后又按俄式礼节吻了他三下，将自己香喷喷的胡子三次贴近他的脸颊，说道：“欢迎！”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把巴扎罗夫介绍给他；巴维尔·彼得罗维奇稍稍弯了弯他那柔软的身躯，轻轻笑了笑，但是没有伸出手，甚至重新把手放回了裤兜。

“我还以为你今天到不了啦，”他用悦耳的声音说了起来，一边殷

① 此处为英语：shake hands。

勤地晃动着身体，耸了耸肩膀，露出两排漂亮的白牙。“难道路上出什么事了吗？”

“什么事也没出，”阿尔卡沙回答说，“只是耽搁了，弄得我们现在已经饿得像狼一样了。快叫普罗科菲伊奇开饭吧，好爸爸，我这就回来。”

“等等，我和你一起去，”巴扎罗夫喊了一声，突然间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两个年轻人出去了。

“这是什么人？”巴维尔·彼得罗维奇问道。

“阿尔卡沙的朋友，听他说，是个聪明人。”

“他要在我们这儿做客吗？”

“是的。”

“这个长头发的人？”

“嗯，是的。”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在桌上弹着手指甲。

“我看，阿尔卡沙越来越没规矩了^①。”他说，“我很高兴他回来了。”

晚饭时大家谈得很少。特别是巴扎罗夫几乎没有说话，但他吃得很多。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讲述了自己生活中的各种际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的农庄生活的种种琐事，议论起政府目前采取的种种措施，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代表^②以及必须要购置些机器等等。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不紧不慢地在餐厅里踱来踱去（他从不用晚餐），偶尔呷一口红葡萄酒，极少发表意见，间或发出一声像“啊！喝！哼！”这样的感叹。阿尔卡沙讲了几起彼得堡的新闻，可是他感到有些不自在，通常，那些刚刚长大的年轻人，又回到已经习惯于把他们当成孩子的地方时，都会有这种不自在的感觉。他毫无必要地拖长自己的谈话，避免使用“好爸爸”的称呼，甚至有一次叫起了“父亲”，是的，含含糊糊的；还过分随便地给自己杯里倒了多于他酒量的葡萄酒，把它们全喝光了。普罗科菲伊奇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偶尔吧嗒吧嗒嘴唇。晚饭后大家立刻走开了。

“你的伯父有些怪，”巴扎罗夫穿着睡袍坐在床边，一边吸着短烟斗，一边对阿尔卡沙说道，“在农村还如此讲究，真够可以的！指甲嘛，他的那些指甲，简直可以送去展览了！”

“是的，你还不了解他，”阿尔卡沙回答道，“当年，他也是一头雄

① 此处为法语：s'est dégourdi。

② 指当时为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所进行的各种活动。

狮啊。我以后会给你讲讲他的故事。他以前还是位美男子呢，好多女人都迷恋过他。”

“噢，原来是这样！就是说，是要纪念过去了。可惜，这里没人迷恋他。我都看到了：他的衣领像石头一样硬挺，真让人吃惊，下巴刮得光光的。阿尔卡沙·尼古拉伊奇，难道这不可笑吗？”

“也许吧；不过他，真的是个好人。”

“陈腐之物！你父亲倒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他朗读那些毫无用处的诗篇，却未必懂得经营之道，但他是个好心肠的人。”

“我父亲是个大好人。”

“你看出来没有，他有些胆怯？”

阿尔卡沙摇了摇头，好像他自己不胆怯似的。

“真奇怪，”巴扎罗夫继续说道，“这些老浪漫主义者！他们的神经系统发达得都近乎神经质了……不过，没法再保持平衡。好啦，再见！我房间里有个英国洗脸盆，房门却锁不上。总之，这应该鼓励——英国洗脸盆，它代表的是进步啊！”

巴扎罗夫走了，阿尔卡沙则充满了喜悦。在自己家熟悉的床铺上，盖着他的亲人的手缝制的被子，或许是他的奶娘那双温柔、善良、不知疲倦的手，亲手缝做的被子人睡多么让人感到甜蜜。阿尔卡沙想起了叶戈罗夫娜，于是叹了口气，祝福她升入天堂……他没有为自己祈祷。

他和巴扎罗夫都很快进入了梦乡。可是宅院里的另外一些人却久久不能入睡。儿子归来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很是激动。他躺在被窝里，却没有熄灭蜡烛，一手支着头，长久地陷入了沉思。他的哥哥在自己书房壁炉前宽大的卡姆勃斯^①式转椅里坐了大半夜，炉子里的煤火微弱地燃烧着，闪着忽明忽暗的光芒。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没有脱去衣服，只是把那双短腰漆皮靴换成了中国红拖鞋。他手里拿着最近一期的 Galignani^②，却没有读。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壁炉里忽闪忽闪颤动的蓝色火苗……天晓得，他在想些什么，只是他的思绪并没有静止在过去。他脸上的表情又专注、又忧郁，不是那些沉浸于往事回忆中的人脸上常有的神情。在后面一个小房间的大箱子上坐着一位年轻女子费涅契卡，她穿着件蓝色无袖短衫，乌黑的头发上披了块白色方巾。她一会儿侧耳倾听，一会儿打个盹儿，一会儿看看敞

① 卡姆勃斯：法国木器匠，当时住在俄国。

② 《伽里聂安尼报》：全称《Calignani's Messenger》是 G. A. 加里聂安尼（1752～1821）1814 年在巴黎创办的自由主义英文日报。

开的门，从那里看得见一张儿童床，能听见熟睡孩子平稳的呼吸声。

五

第二天早晨，巴扎罗夫比所有人起得都早。出门后，他环顾四周，想：“唉！这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好看的。”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和他的村民们划清地界后，他不得不为新庄园开出一块四俄里的平坦荒地，盖起宅院、杂用房和农场，建造花园，还挖了一个池塘，打了两口井；可是年轻的村民们不好好做事，池塘近乎干涸，井里的水也都有了咸味。只有一个由洋槐和丁香搭成的凉亭，枝繁叶茂；人们有时在里面品茶、用餐。巴扎罗夫几分钟就跑遍了花园里的各条小路，还顺路到了牲口棚，在马厩里遇到两个家仆的孩子，他立刻便同他们相识了，和他们一同到一个离庄园一俄里左右的小泥潭去捉青蛙。

“老爷，您要青蛙干什么呢？”其中一个孩子问。

“有用啊，”巴扎罗夫答道，虽然他对待下层人很随便，从不纵容他们，但他却有一种特殊的才能来唤起他们对自己的信任，“我要解剖青蛙，观察它们的内部构成。因为我和你只不过都是些用两条腿走路的青蛙。这样，我就能知道我们自己身体的结构了。”

“这对您有什么用处呢？”

“为了看病时不出差错啊。如果你病了，我就得给你治病啊。”

“那你是大夫吗？”

“是的。”

“瓦西卡，听见了吗？老爷说我和你同青蛙一样。多神啊！”

“我怕青蛙。”瓦西卡说，他是个七岁左右的男孩，长着一头像亚麻似的白发，赤脚穿着灰色的单领卡萨金^①

“有什么好怕的？难道它们还咬人吗？”

“喂，快下水吧，哲学家们。”巴扎罗夫说

这时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也起床来到阿尔卡沙屋里，看到阿尔卡沙已经穿好衣服。父子一起来到屋外凉台遮阳布帘下。栅栏旁的桌子上，在两大束丁香花之间，茶炊已经开了。昨天第一个到台阶上迎接主人的那个小姑娘来了，她细声细气地说：

“费涅涅卡·尼古拉耶夫娜不太舒服，不能来了，吩咐我来问问，你们愿意自己倒茶还是叫杜尼亚莎来。”

^① 卡萨金：一种民间上衣。——译者注。

“我自己倒吧，自己倒。”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急忙答道。“阿尔卡沙，你茶里要加什么，奶油还是柠檬？”

“奶油。”阿尔卡沙答道，沉默了一会儿，他询问地叫道，“爸爸？”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有些慌乱地看了看儿子。

“什么？”他低声道。

阿尔卡沙垂下了眼帘。

“请原谅，爸爸，如果你觉得我的问话不妥。”他开始说道，“但是你昨天对我那么坦白，使我也想对您坦言……您不会生气吧？……”

“你说吧。”

“你使我有勇气问你……费……是不是因为……她不来喝茶是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啊？”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微微转过脸去。

“可能吧，”他终于说道，“她以为……她不好意思……”

阿尔卡沙很快抬眼看了下父亲。

“她没必要不好意思嘛。第一，你也知道我的思维方式（说这些话时，阿尔卡沙感到非常惬意），第二，我还会干涉你的生活，你的习惯吗？况且，我相信，你也不会做出不好的决定；如果你让她和你住在一起，可见，她就配这么做。无论如何，儿子不是父亲的法官，特别是我，特别是对你这样一位从来都未限制过我的自由的父亲。”

起初，阿尔卡沙的嗓音有些颤抖，他感到自己很豁达，然而此时他也明白，他似乎在教导父亲；不过，讲话的声音本身是可以对人产生强烈影响的，因此，阿尔卡沙最后的话讲得很坚决，甚至极富感染力。

“谢谢你，阿尔卡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闷声说道，一边用手揉搓起眼眉和额头来。“你的看法确实不错。当然，假如这个姑娘不配……这并非是我一时的轻浮和冲动。我不大好和你谈这些，可是，你要知道，她很难当着你的面来这儿，特别是在你回来的第一天。”

“那么，”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我去告诉她，她用不着在我面前不好意思。”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也站了起来。

“阿尔卡沙，”他说，“你等等……怎么行呢……那儿……我还没告诉你……”

但是，阿尔卡沙已经不再听他讲话，起身跑出了凉台。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看了看他的背影，难为情地坐到了椅子上。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这一刻，他是否想像出未来父子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古怪，是否意识到假如他根本不提及这事，阿尔卡沙对他或许会更尊